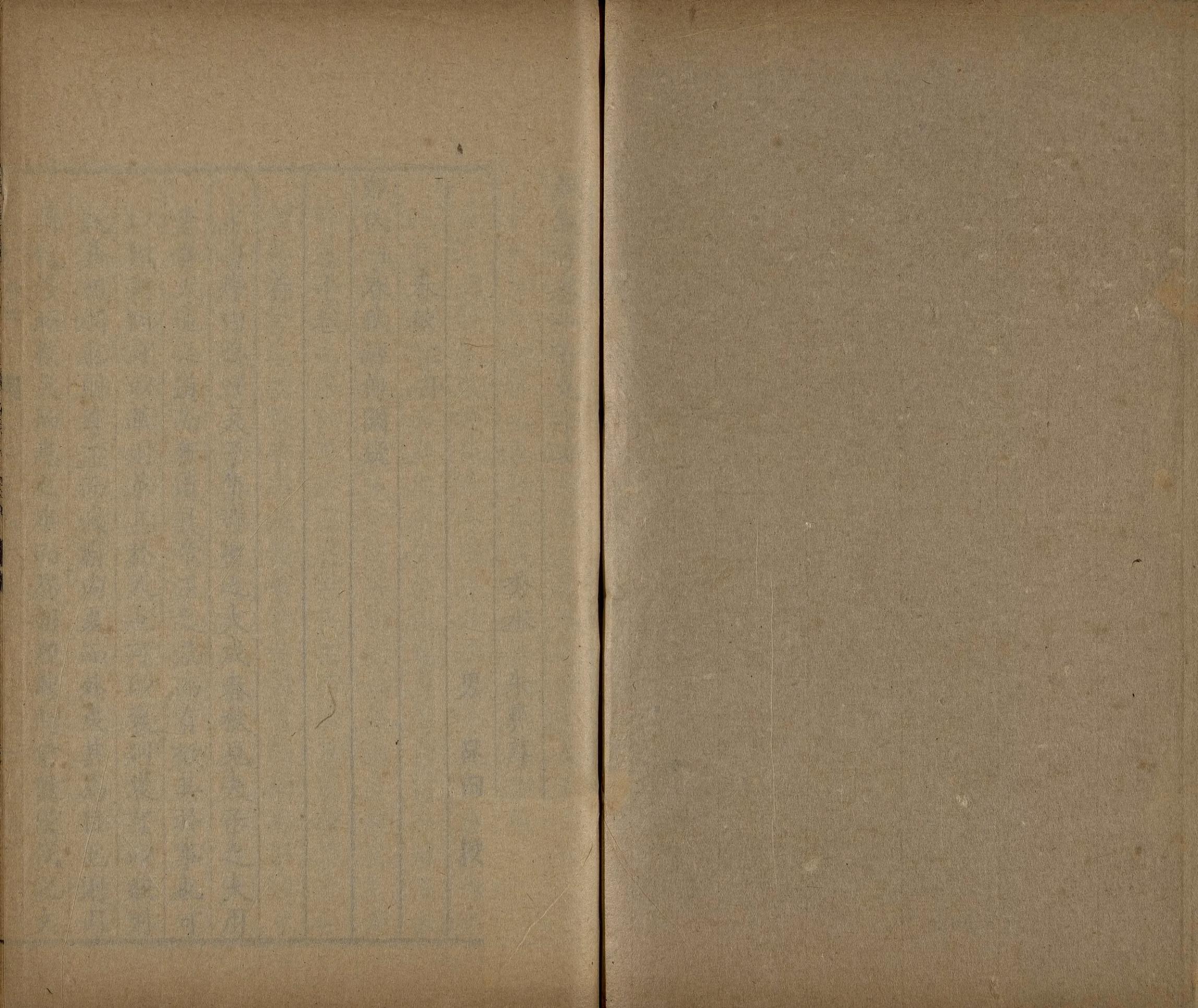


101  
829.3  
:33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

鄭氏 玉 春秋經傳闕疑

三十卷

存

玉自序曰嗚呼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  
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  
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  
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為目也則因  
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

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爲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爲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

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說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閒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采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謬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於下叙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

輕信傳文曲爲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得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覆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忘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焉

徐尊生曰讀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只闕疑二字可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

齋孫獻文後序曰闕疑者先世祖師山公所集也公覃思理學發明經旨於春秋有闕疑於易有附注從徒數百教化大行至正中徵爲翰林待制至上都遇疾而還時四方大亂我太祖起兵淮左自稱吳公丁酉秋命鄧愈取徽州明年強致先生從政弗屈臨卒以闕疑屬門人王友直播行之而不克荷又遭族氏內相構怨其書日晦雖有達者亦不爲意嗚呼豐城之劍非雷煥不能知荆山之璞遇卞

和而後爲寶自公至今二百餘年始一見之家居不啻如  
獲拱璧然遺亡數卷搜求半載偶於宗人笥中得錄爲全  
書噫亦難矣顧以傳寫脫誤字意外訛文也不肖嘗竊病  
之趨庭之暇參互考正求合義焉或難曰春秋於宗國率  
多婉辭今子先哲纂是書也將以繼往開來而是非無隱  
得無戾乎予曰不然春秋褒貶之書也尊王賤霸歸於中  
道耳所以經明大義傳闡幽微若夫襲陋承訛膠於偏見  
致經本旨黯然弗彰其咎滋甚且伸臆說以害公議回德  
以誤後人爲有識者所詆又何以揄揚先烈而垂法將來  
難者唯唯而退於是歷叙此書顯晦之迹以見繼述之艱  
云

陸元輔曰春秋闕疑師山集群儒之說而略參己意爲之

予嘗得抄本於張庶常溥家凡十四冊板心有師山書院  
四字因久客京師家人移居失去至今思之如喪良朋也

李氏廉春秋諸傳會通

二十四卷 萬歷書目二十卷

存

廉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  
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  
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  
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  
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  
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  
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

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緒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予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所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揣謏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乃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篇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

梁寅曰安成李君廉行簡舉於鄉以春秋冠江西之士及再舉遂登進士第授豫章郡錄事

楊士奇曰春秋會通二十四卷子家所藏者分爲四冊吾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輯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國朝修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於是世之知先生益少矣夫士君子所爲求安於其心而已豈計其

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混而弗著哉今世所傳先生死事者見於元江西廉訪使趙準求贈諡咨文予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錄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於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焯然於科目有光也張萱曰元至正閒廬陵李廉編先左氏次公穀次杜氏何氏范氏次疏義總之以胡氏爲主而陳氏之後傳張氏之集傳皆並列之

王氏莊春秋釋疑

佚

朱善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其辭嚴其義精當時高弟若游夏之徒尚不能贊一辭況去聖既遠公穀左氏互有得失專門之學各尊所聞而不能以相通甲是乙非紛

如聚訟學者莫知適從非夫博雅君子卓然遠識者孰能會衆說而一之哉惟南昌守王侯莊當昔未仕之時潛心是書聖經賢傳靡不通貫乃取諸家之說反覆尋究參互考訂設爲問答以釋群疑祛衆惑閒嘗出以示予伏而讀之若網之在綱粲然有條而不紊若珠之在貫繹乎相屬而無閒可謂明白簡要者矣侯因請予序諸卷端予惟昔殷侍御注公羊春秋既成而以序文屬諸韓子韓子之學不可謂不博矣而猶自視歉然願得先執經以傳所學然後秉筆以序其注其不敢苟也如此若善者孤陋草疎雖嘗習讀然於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法褒善貶惡之微旨則茫乎其未有聞也雖欲挂名卷端自託不朽得無犯不韙之罪歟然近年以來經學寥寥學者無所師承是編若出

使諸生習而通之豈不足以辨疑解惑開發聰明故承侯之命不復辭謹識之卷端俾習是經者得而覽焉庶亦知趨向取舍之正云

曹氏元博左氏本末

未見

楊維禎序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爲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閒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授祕書見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

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閒曹元博氏復案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爲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爲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爲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爲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駁過於誣元博旣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爲邱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魏氏德剛春秋左氏傳類編

未見

楊維禎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爲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

陳氏植

春秋玉鑰匙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永豐人元李齊榜進士官翰林待制

陳氏大倫

春秋手鏡

佚

紹興府志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學於吳淵穎絕意仕進以教授爲業

魯氏真春秋案斷

佚

楊氏維楨春秋定是錄或作春秋大意

未見

維楨自序曰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予怪三家旣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

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白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旣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日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日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君子儻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左氏君子議

未見

春秋胡傳補正

未見

王氏相春秋主意

十卷

佚

劉三吾表墓曰相字吾素吉水人元延祐中宋本榜進士以吳當余闕薦官國子助教尋擢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官

魯氏淵春秋節傳

佚

浙江通志魯淵字道源淳安人至正辛卯舉進士為華亭丞入明聘不起學者稱岐山先生

蔡氏深春秋纂

十卷

佚

黃虞稷曰深字淵仲江西樂平人元徽州路學教授明初陶安薦其學以老疾辭不赴

張氏失名春秋經說

佚

張以寧序曰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曷為無有也詩有序春秋有傳則定於一矣四詩三傳何其言人人若是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以聲不以文義其無序故也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際多微辭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時傳宜未之有也

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  
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  
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  
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  
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  
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  
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  
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  
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  
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託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  
反之正耳先生難進而易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一  
皆深明治亂之源欲爲國家建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爲  
深知春秋善學孔子以寧忝以是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  
迂恐終溲沒而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  
去微官以相從畢力於辯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有傳  
乎

陳氏火名春秋類編傳集

佚

吳澂序曰析輪輿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指  
棟梁桷杗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  
分而求其所以爲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子朱子  
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  
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

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於子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此事是舍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桷杗而求室也知此事而不知屬辭則車與室其亡矧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得其全體陳君其有以識是矣

費氏春秋歸

佚

按貢師泰有題費秀才所著春秋歸詩云雲滿青

山雪滿頭一生辛苦著春秋抱書不向公車獻遺使須煩謁者求翁子行年當富貴虞卿終老豈窮愁玉杯繁露應非舊更請先生爲校讐今其書不復可得并名字亦無攷矣

亡名氏春秋通天竅

一卷

未見

春秋透天關

二卷

未見

按葉氏棗竹堂目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終

弟子長洲吳 翰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一

趙氏 泐 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泐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

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

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 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夫人在位書卒六曰公嫁女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勝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太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

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  
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  
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  
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  
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  
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  
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  
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  
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  
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  
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  
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

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  
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  
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  
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  
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  
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  
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  
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  
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  
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  
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  
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

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內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

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旣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

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洴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

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元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橐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橐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墻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姪對編抄閒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祕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橐俱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按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彙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閒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旣脫橐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

聞弘治閒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  
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  
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  
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  
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  
夏司訓鐘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  
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  
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  
憤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  
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  
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  
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  
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  
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  
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諭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泐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  
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  
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  
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  
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  
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

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旣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閒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爲猶魯

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

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為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

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麤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

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

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閒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沆歛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為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贍事核體大思精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 春秋左氏傳補注

#### 十卷

存

沆自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為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

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  
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  
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  
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  
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  
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  
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坊序曰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  
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  
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  
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  
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  
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  
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  
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  
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  
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  
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坊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  
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  
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  
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

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泐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又自述曰黃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撿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為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黃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為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披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意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

殊不謂然乃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為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閒日為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

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枯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

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諠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錢謙益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為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終

弟子和州傅啓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二

汪氏克寬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閒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

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  
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  
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  
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  
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  
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  
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  
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  
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  
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  
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  
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  
下以改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  
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乎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  
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  
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  
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  
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  
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  
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  
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  
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

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汪澤民序曰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闡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據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強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奇竊附於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

克寬自序曰謹按春秋傳注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眎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燁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授邵齋講廟之暇因閱諸家傳注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

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庵  
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  
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諡號而可究事實之悉  
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  
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  
得之不待徧考群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吳國英序曰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  
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  
語暨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群經子史  
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  
究精考一一附注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  
之意而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太旨矣書甫成  
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  
劉君叔簡將鈔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  
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  
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  
之哉

楊士奇曰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寬輯蓋左  
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說春秋甚多惟伊川程子爲得  
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  
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故近世治春  
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舊有注疏此書專主  
胡傳云

陳霆曰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

分紀等書然其說春秋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  
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  
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  
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  
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  
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  
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  
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似也然魯獨有所  
而無報於埋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說窒  
碍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  
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  
夏二烝則謂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幾如桓公八年春夏  
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嘗本得時矣  
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  
夫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  
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先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難以自  
信吾未見其可也

春秋諸傳提要

供

左傳分紀

供

春秋作義要決

一卷

未見

梁氏寅春秋攷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

戴氏良

春秋三傳纂考

誌作春秋經傳攷

三十二卷

未見

趙友同作志曰先生諱良字叔能其先杜陵遷婺之浦江爲月泉書院山長至正辛丑以薦擢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師召見留會同館上欲用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卒於寓舍有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

良自序曰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邪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於筮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

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聞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劉氏永之春秋本旨

佚

永之自述曰春秋時列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盾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

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爲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在是罪我者在是亦聖人之謙詞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大較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

宐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宐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此予也此奪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邵遠平曰清江劉永之仲修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成予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朱氏右春秋傳類編

失

右自序曰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室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奧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絕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氏而深有

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爲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爲一家者世以爲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爲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恣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蘖蘄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支榦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旣未足以翼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之筌蹄歟

徐氏尊生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嚴州府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歷授以官辭後爲翰林應奉

王氏廉春秋左氏鈎考

未見

張氏宣春秋胡氏傳標注

未見

黃虞稷曰宣字藻仲江陰人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並刊於江陰縣學

胡氏翰春秋集義

佚

陸元輔曰仲申及登許文懿公之門其文見稱於黃文獻柳文肅有勸之仕者輒辭避地南山中著書自樂高皇聘授衢州教授尋纂修元史賜白金文綺以歸著有春秋集義

熊氏釗春秋啟鑰

佚

黃虞稷曰釗字伯昭進賢人領元鄉薦洪武中薦入授書會同館

滕氏克恭春秋要旨

佚

開封府志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登元進士第累官集賢館學士洪武初兩聘為河南鄉試考官壽百餘歲

王氏受益春秋集說

佚

王鈍志墓曰先生諱受益字子謙紹興山陰人受春秋於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註多而局於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寬纂疏李廉會通程端學本義三書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為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

竟故不及行於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冀滌陝三州學正官止國子助教

傅氏藻等春秋本末

三十卷

存

實錄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東閣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閏月乙酉書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閒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事之終始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宋濂序曰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着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頌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壽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壽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承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

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  
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  
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  
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  
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  
之教也然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  
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  
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  
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  
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  
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  
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  
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  
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  
辨臣宋璪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楊士奇曰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  
本末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萃之以便覽  
觀義例甚精皆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二十冊得  
於廬陵晏彥文

高氏允憲 楊氏磐 春秋書法大旨

一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中國子博士高允憲助教楊磐奉旨編修因

聖經以考三傳依啖趙纂例分類刪繁節要凡二十三則  
劉氏基春秋明經

四卷

佚

錢謙益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士第  
累仕皆投劾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州石抹宣孫總制處  
州為其院經歷宣孫敗走歸青田山中孫炎奉上命鈎致  
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  
中追諡文成

張氏以寧春秋胡傳辨疑或作論疑

三卷

佚

錢謙益曰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最為  
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之寓  
館書成逾月而卒

楊氏昇春秋正義

佚

楊士奇志墓曰杭有君子曰楊孟潛諱昇洪武丙子以春  
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  
教授調徽州以子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李氏衡春秋集說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三冊

未見

江西通志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

張萱曰洪武中臨川李衡著其說宗吳艸廬參以李廉會  
通汪德輔纂疏凡五十餘家

包氏 文舉 春秋微意發端

佚

括蒼彙紀文舉字仕登松陽人洪武中聘授國子助教歷  
齊府長史

石氏 光霽 春秋書法鈎彖

四卷

存

光霽發凡云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經往  
往因失禮而書以示褒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也五禮括  
未盡者別爲雜書法以冠乎首餘則皆以吉凶軍賓嘉別

其類庶幾屬辭比事是非易知也猶慮初學未悉五禮條  
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槩云

亡名子序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寓褒貶於筆削則聖人也  
鳳不至圖不出聖人知其道終不行於當時以誅賞之大  
權託之魯史立萬世之常經其慮遠其志深而旨則微矣  
今去聖人遠矣自邱明而下傳者衆矣傳者衆則見有是  
非言有得失而筆削之旨益晦矣此鈎彖之所以作也鈎  
彖者石氏仲濂之所輯也仲濂以啖氏趙氏之纂例詳於  
經而於傳意則或略以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於屬辭  
比事之意或未盡乃損益其所未備者類書而朱書以紀  
其數復表程朱之格言或間附以己意以補其不足筆削  
之大旨可得矣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者或事同而書

不同或書同而事不同或因事直書或婉詞以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出於聖筆也噫褒貶豈聖人之私哉天下之公也欲萬世之下人皆知之則亂賊懼是春秋非魯史之舊文而皆寓乎聖人之筆削鈞乎又所以發筆削之遺旨使後之人易知者也仲濂之用功亦勤而志亦切矣予見其書成之不易故亟歎賞而述其纂輯之意於乎後世必有好之者矣

黃虞稷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

張氏洪春秋說約

十二卷

佚

瞿氏佑春秋貫珠

佚

李騰鵬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爲宜陽臨安儒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擢周府長史致仕

金氏居敬春秋五論

佚

黃虞稷曰字元忠休寧人從朱升趙汭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

張氏復春秋中的

一卷

佚

嚴州府志張復字明善淳安人司訓郡庠學者稱爲書隱

先生

方氏孝孺春秋諸君子贊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磻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人石磻季梁臧僖伯公子友叔肸劉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邴奚魏絳孟獻子季札子皮子家羈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三十三

弟子徽州程

淞覆授

胡氏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春秋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來之遺  
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善者不敢  
少及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礪以下十有五人取  
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卷于麟陔野史  
子友叔州劉煥公純文子子誠誠汝仲亦奚魏

經義考卷一百一十氏十氏外女子家類

經義考卷二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三

胡氏 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翰林  
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經義考 春秋

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  
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  
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  
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  
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  
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  
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  
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  
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  
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而實  
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  
欺乎

金氏 幼孜 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三卷

佚

黃虞稷曰幼孜為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宮合纂十二公  
事為要旨以進

胡氏直春秋提綱

佚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年甲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間鄉進士錢學士溥師事之

陳氏嵩春秋名例

佚

黃虞稷曰嵩字伯高寧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山西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卑論

佚

黃虞稷曰厚字良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李伯璵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庵先生

馬氏駢春秋探微

十四卷

存

按是書抄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生賈

馬駢未詳時代

李氏柰春秋管闕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補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實春秋集錄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為也霸者則假此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為而為而非本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或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王之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日用彝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為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有志者誠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來釋之者衆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為有宋高宗告而非為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

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集錄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實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雄知府

饒氏秉鑑春秋會傳

十五卷 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事實之詳莫若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略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

為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為先蓋有由矣第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而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略之有不一矧二傳各為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讀是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略而未備者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案與斷相合事與理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講習不亦淺之為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濬受尚書正統

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雲峰書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閒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集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懋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俾謝却之景泰閒進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諡忠

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黃氏仲昭讀春秋

一篇

存

袁氏顥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瑜春秋左傳

四十卷

未見

經義考 卷一百一  
黃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鑿春秋詞命

三卷

存

鑿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偽而恭証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錢謙益曰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

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卒諡文恪

宋氏佳春秋膚說

未見

黃虞稷曰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徽府長史

羅氏則春秋撫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治閒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循吉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謙益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二致仕八十九自為壙志而卒

吳氏廷舉春秋繁露節解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邵氏寶左觶

一卷

存

寶自序曰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所謂讀書

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叙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與邱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曰左觶俾里塾藏之觶解結之具也

桑氏悅春秋集傳

未見

悅序略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人褒貶之旨不為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又當宋高宗南渡之時欲輸忠蓋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讎處言之微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刪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略聞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

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  
編傳總若干言為之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績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存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為之序晉藩刻之於寶  
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累遷  
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胡氏世寧春秋志疑

十八卷

未見

童氏品春秋經傳辨疑

一卷

未見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許氏語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記愚

十卷

存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考證而討論者故比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道以正謬陳之

則繳然易見舉之則坦然可行杜氏所謂優柔厭厭怡然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叙新義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而遺法尚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群臣主盟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陽貨作亂季斯見因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以不作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內外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

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弒于臣而書國蔡昭弒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乎衆見程子所謂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衆人可得而知矣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曷託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爲善者於焉而取則爲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王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別爲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黃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  
以忤劉瑾出爲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嘗曰聖人精蘊  
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  
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  
成紀愚十卷

徐氏泰 春秋鄙見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 若水 春秋正子

三十七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

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心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公穀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繫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己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於是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矣

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  
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  
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後之觀之  
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為永鑒其為心固渾乎其天而皎  
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春秋之學殆若法家  
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閒有明焉者則又通諸  
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進退予奪之類以為盡由孔子  
害義尤甚故着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  
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即其書法而表  
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  
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  
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  
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  
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讐校而下萊者亦先生門人遂捐  
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邱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人臣之賢否得失  
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為之傳也至子長  
史記則稍為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為  
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為加詳然亦未

盡也况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闊略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縈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大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產子文百里狐趙諸人豈卽減於管晏者而槩不爲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爲列杜元凱以爲必原始要終優游饜飫然後爲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強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爲春秋列傳讀而心好之顧是書歲久謠亂於是更爲繕寫梓旣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閒政治得失風俗好尚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書之簡端

魏氏校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按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絕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所為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墜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 耶奇 春秋說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終

弟子杭州潘邦杰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按

春秋 三十四

呂氏 楠 春秋說志

五卷

存

江氏 曉 春秋補傳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曉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贈

尚書

鍾氏芳 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纘宗 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經也因史而寓

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心於其閒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惡也矣今夫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焉無窮防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而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

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  
謂字字而衰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  
者必以傳善觀傳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  
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  
戊戌

楊氏慎 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本 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道 春秋億

四卷

未見

霍氏韜 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 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 春秋傳義

未見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 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 春秋曲言

春秋

存

黃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

王氏漸達春秋集傳

未見

漸達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為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

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集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制夏歷為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為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為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為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經義考 卷二百一  
林氏希元 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 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閒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

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謙益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成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

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承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陸氏欽春秋輯略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黃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虺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父沒

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鷺春秋指要 一曰讀經律

一卷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 春秋或問 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春秋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 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矣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尚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于月月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 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未見

黃氏乾行春秋日錄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浹月無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隱括則弗著遂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父屬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卷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

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過人欲存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汨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過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苜而未得其旨聵聵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隆慶庚午

陸氏 黎 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鐫

二卷

未見

黎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為著傳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經義考 春秋

卷一百一

九

未見

粲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為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為是哉當質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

良亨

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遠府同知

施氏 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略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濟博古孰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為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

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郭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二百一終

弟子泰州陳國模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五

唐氏 順之 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  
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爲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  
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衮之所  
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  
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  
之大旨而校讐以廣其傳閒出管見用資揚扞庶幾不失  
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曆甲寅

族孫一磨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  
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  
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之實且夫先經  
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  
或錯出文或別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  
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  
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  
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  
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  
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爲主而  
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  
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  
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  
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磨序其首嘉靖壬戌

黃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洵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謙益曰洵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也嘉

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郎中以貴

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

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琚左傳叙畧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

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黃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爲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爲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爲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錄左傳難訓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閒大義

經義考 卷二百二  
四  
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案見之輒  
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  
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  
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  
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  
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  
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  
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  
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  
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  
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  
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  
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  
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  
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  
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  
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  
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 春秋錄疑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

是  
魏氏謙吉 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大全斯備馮子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中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 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因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室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叙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

嚴氏訥 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其書分國凡十

八卷

黃虞稷曰萬歷乙亥徐枋陳瓚為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

按察使

王氏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求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為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

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為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則朱子雖未為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為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間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槩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區區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為之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為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錢謙益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謙益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謙益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

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者分國為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

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  
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  
一也或明其為弑或不明其為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  
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  
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  
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為言常也簡易明達  
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為微曖難明  
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  
於燭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  
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  
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  
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

孔氏矣即今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  
於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宮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  
築鄒築微厥慙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  
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  
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  
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  
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  
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  
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  
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  
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  
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經義考 卷二百二  
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  
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  
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  
公之袞鉞具存即有袞諱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  
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  
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子奪而其情固莫  
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  
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卮  
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  
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略其正變之  
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  
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為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十卷亦  
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狗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  
人之意云爾萬歷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終

弟子秀水陳希聖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六

姜氏寶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為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子何敢有可否於

其閒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  
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為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  
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  
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為春秋之所由作者之  
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偽  
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  
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為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為竊  
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  
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  
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之庶幾  
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歷乙酉冬

黃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  
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春秋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  
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  
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  
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  
藏之中筭

陳氏錫 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歷法也災異也化氣  
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

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  
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正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  
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說理於筆削二字  
妄以改時易歲黜周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  
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爲之推  
原聖意獨爲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  
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  
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  
三道以俟觀者

丁氏錫爵 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存

許氏孚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任氏桂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  
 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  
 兄後其弟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書王正月以遵  
 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  
 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  
 臣觀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為實非  
 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  
 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為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  
 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  
 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為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

逆賊寧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予桓  
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爲專兵圍衛爲報怨是昧安  
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  
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  
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  
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  
庶民興豈意道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  
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  
大可懼哉吾爲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  
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彝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  
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僞小  
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涓埃之益

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  
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  
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爲總義十六條  
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  
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  
曰鑒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  
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說多有可  
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  
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表氏仁春秋鉞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閒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鄆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為袁氏傳三十卷按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已長故不為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不可不闡發以止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

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為獨能得夫子褒貶之  
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  
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  
已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  
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  
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微貴在人則事易詳而  
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  
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  
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  
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於是建安袁  
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為胡氏  
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  
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  
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  
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為之故字為之考雖不能  
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掇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  
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  
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  
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  
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  
國以次叙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  
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  
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

學諭遂諷令建昌陳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歷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槩見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為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苟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慧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

馬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歷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傳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解圍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為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王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黃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臆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畿春秋別典

十五卷

存

虞畿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指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閒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輒缺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

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橐不幸下世郭郡公柴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